

臺灣文獻 別冊 35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臺灣文獻 別冊 目錄

別冊

35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民主公王信仰之謎

文 / 圖 林文龍

2

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

文 / 陳文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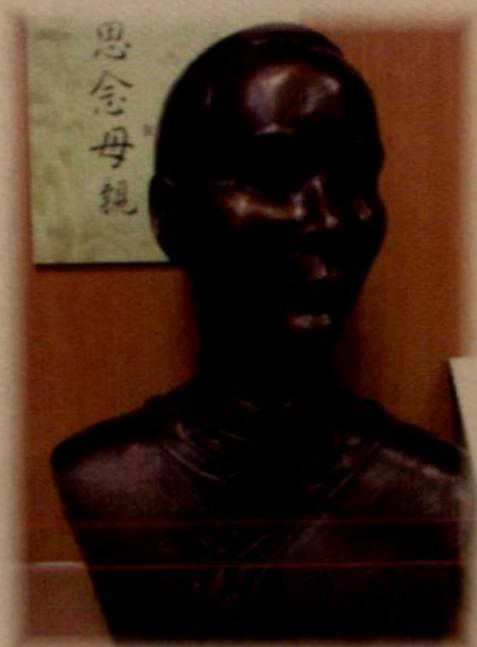
7



張李德和與嘉義藝文沙龍

「琳瑯山閣」

文 / 圖 顧敏耀 16



苗栗市貓裏山公園

能久親王駐馬殘碑考

文 / 圖 蘇峯楠 29



臺灣氣象站巡禮

文 / 圖 洪致文 40

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

「奉安庫」與「社日」
遺跡踏查

文 / 潘繼道
圖 / 黃郁清 48



尚友古人～九九峰文化社
與塩澤亮

《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
內地復員》繪卷的邂逅

文 / 圖 李西勳 57



民主公王信仰之謎

文/圖 林文龍

清代的臺灣，隨著閩粵移民腳步，也帶進了許多鄉土信仰，漳州人的開漳聖王、泉州人的保生大帝、客家人的三山國王以及汀州人的定光古佛……等等，都是眾所皆知的民間崇祀。其他還有一些神祇，侷限於地區性或宗族性，較少人去注意，有關神明來歷，往往不甚了了。

臺灣漳州移民地區民間信仰，有「民主公」（亦稱民主公王）一神，其由來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從「民主」字面上看，很像是臺灣民主化過程而崇祀的神祇。兩岸尚未往來的年代，臺北三芝有民主公王廟，曾有文史工作者根據當地在乙未割臺之役有抗日史實，大膽推測可能是「民主國」官兵殉難而建廟奉祀，現在已經不復有這種說法。

最早知道「民主公」信仰，是在劉枝萬先生的《南投縣民族志宗教篇稿》，該書竹山沙東宮條下載稱，該

宮有民主公神像一尊。沙東宮在竹山鎮延平里，舊名東埔臘，係以南靖劉姓移民為主的聚落。宮祀主神國姓爺，民主公是從祀神之一。常過沙東宮，從未見過民主公神像，以為可能早已佚失。有次參訪，忽然想到此事，於是隨口一問，廟方執事人員遂從神像群中捧出一尊，告知：「這就是民主公！」仔細端詳，神像英姿挺拔，意外發現竟是個缺了左臂的斷臂將軍，神像完整，以雕刻手法隱去右臂，非雕刻後的斷裂，這是首次接觸民主公。（圖1）



圖1 沙東宮民主公神像

此後，想了解民主公來歷的念頭，一直念茲在茲。幾年後採集彰化古匾，意外在社頭浦仔劉姓祖厝發現有「敕封光祿大夫民主公王神位」牌位，從外觀看，顯然是清代之物。劉姓祖厝從祀民主公，一山之隔的劉姓聚落（東埔臘）也拜民主公，民主公與南靖劉姓關係密切可想而知，再證以斷臂將軍造型，初步推測，可能是開漳聖王陳元光麾下某個劉姓部屬，一如輔順將軍、輔信

將軍之類。於是努力檢索漳州人物資料，可惜一無所獲。（圖2）



圖2 劉姓祖廟民主公王牌位

最近讀陳支平教授的〈從碑刻、民間文書等資料看福建臺灣的鄉族關係〉，頗論及臺灣移民與祖籍神靈崇拜活動，其中漳州梅林（屬南靖）卦山王氏家族與簡氏家族所祭拜的集福寺、永興宮，以及祀神包括保生大帝、蛇岳王公、二王公、李宰相、「民主公王」等，文中特別提到「民主公王的來歷頗為古怪」，說是：「上寨民主公王在於宋朝立載老松樹批：『此大樹王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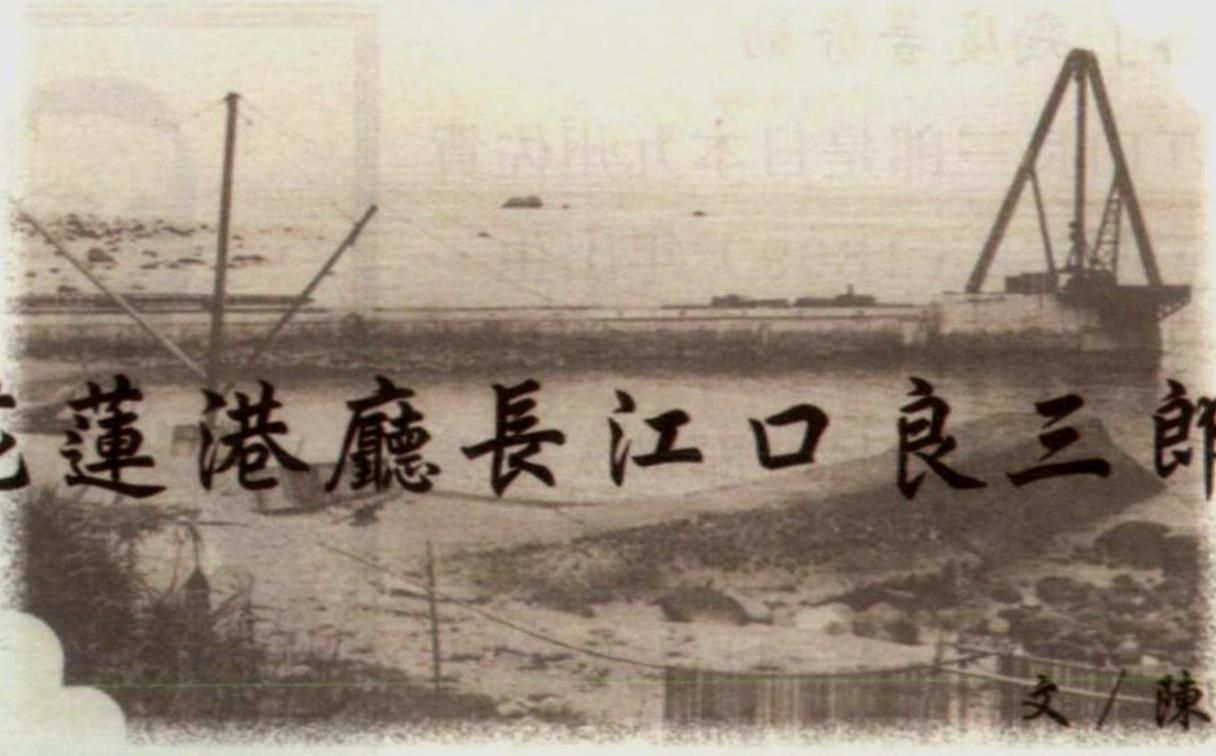
在於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宋朝之時吳探花附上寨公王樹為主，曰吳樹王。』」關於民主公來歷雖有點眉目，說是民主公原為錢塘大樹之神，宋朝時代南靖上寨的公王樹附身於吳探花，而有「吳樹王」之稱。但原批又說：「此事係皇清宣統元年己酉五月初三日恩劣之孫名曰璋，……請王公到仰峰齋降乩云：璋逐年六月迎口欲辦果盒酒飯、香燭、壽金到在公王大樹下叩拜契，吳樹王尊神作契祖保佑璋長命富貴、子孫昌盛。」據此得知民主公為吳樹王之說，為宣統元年降乩所言，並不可靠（指附身吳探花事）。不過，民主公來歷失詳，民間以為樹神之說，恐怕由來已久。

同光間寄籍淡水的吳子光，所著《一肚皮集》，有〈淫祀餘論篇〉一文，提到「民主」一詞所本：「靖邑有稱民主公王者，案《左傳》隨季梁曰：夫神，民之主也。」語似本此，然亦偶合暗合耳。」靖邑，即南靖縣。吳子光引《左傳》語，為「民主」兩字，做了最佳詮釋，只是吳氏認為是偶然巧合，不足為訓。至於「公王」一詞，吳氏則別有見解：「吾鄉有爭風奪雨公王者，案鬻師、雨師，其祀以檮燎，原本《周禮宗伯篇》，爭之奪之，胡為者？且不稱王公而稱公王者，亦平準書所言武斷鄉曲者也。」吳子光所記，反映了兩項事實，一是民主公王事蹟無考，一是民主公王仍為儒者眼中的「淫祀」。

所謂「淫祀」，根據詞書，其實包含了「越份之祭」與「未列入祀典之祭」兩種。《禮記·祭法》載：「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除此之外，大抵都算是越份之祭。如果「非其所祭而祭之」，便屬「淫祀」了。當然「淫祀」的認定，仍有解套方法，最簡易之法，便是得到朝廷的「賜額」（頒給匾額）、「封號」。社頭劉姓祖廟的民主公王牌位，冠以「敕封」二字，可能是與此有關，史籍浩瀚，何朝何時敕封？年湮代遠，很難查證了。

目前為止，儘管民主公來歷仍無從考稽，但鑑於與劉姓有所淵源，以及作斷臂將軍造型，當有所本，以此推測，不外乎「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兩種人物；可能是劉姓先祖，或者有恩於劉姓者，真相如何，仍待假以時日。

（林文龍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

文 / 陳文添

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

遺骨花蓮頌德馨

日治50年警察人員在臺灣總督府統治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由警察人員出身，之後累升擔任地方行政首長的也不在少數，但是管轄區域的人民會在死後為之立紀念碑的應不多見。第5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任內盡力設法興建花蓮港，並促成原住民青年組成能高團棒球隊，除轉戰臺灣各地，並且還設法到日本內地比賽，一新當時日本人對原住民不良印象，間接導致後來嘉義農林棒球隊揚威大阪甲子園球場。

儘管壯志未酬，未能親見動工興建花蓮港即病逝任內，遺骨還是在死後送回花蓮港廳並建有墳墓，具體展現愛花蓮港廳之心。所以民眾仍為他立頌德碑，戰後幾經曲折，現在此紀念碑留存花蓮美崙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內。

「理蕃」幾度著勞勳

江口良三郎是日本九州佐賀縣人，明治2（1869）年出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一年明治28（1895）年7月，即進入臺灣總督府任職。在警察職務上的工作表現與手腕，受到同為警界出身的中田直溫宜蘭廳長賞識。

中田廳長便和當時江口任職的新竹廳長里見義正協商，於明治37

（1904）年元月讓江口良三郎升任宜蘭廳警務課長要職。和在新竹廳時相同，在鎮壓原住民反抗及推動隘勇線前進上卓有績效，府內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曾特別請發給獎金。但是就在這一段期間，可能因為工作壓力太大，真正原因並不清楚，他在明治42（1909）年2月被命令休職（約略等同停職）。片斷的資料顯示，是因為其行為有不檢點之處，負下過多債務才被呈報休職。但因為後來清楚的償還負債，悔改之情顯著，得以回總督府任警部。

大正元年（1912）年底，在佐久間左馬太雷厲實施理蕃政策時，蕃務本署長準備在轄下蕃務課內新設警備係（股），屬意人選就是江口良三郎，幾經交涉才在隔年2月8日取得中央的正式任命，江口氏升為高等官。



圖1 江口良三郎任廳長照片(1869—1926)

同年6月專任從事理蕃任務的警視。約兩年後的大正4（1915）年7月22日因上司理蕃課長飯田章轉任花蓮港廳長職，乃由江口良三郎升任此要職。

任職期間，各地雖仍「蕃害」不斷，惟警察力量已足可應付。只是江口氏見臺灣的原住民，經歷臺灣總督府嚴厲的鎮壓，形式上已不得不服從日本的統治，如此卻使得原住民原有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等等，在所謂移風易俗政策下，早已非原來面貌。而所謂專家也只是選容易到達的霧社、角板山等地作調查而已。所以他希望在臺北地區能夠設立一座蕃俗館，盡全力分門別類蒐羅原住民實際使用物品，其有不足者，再用圖畫、照片、模型等之類加以補充。此館可為島內外人士采風問俗資料館，但也不能免俗的，他也希望此館是「理蕃」紀念館。此項提議可見江口氏見識之一斑，惟後來終於未能見此難得的構想付諸實施。

能高揮棒新形象

到了大正9（1920）年9月，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治臺之時，將臺灣地方制度進行大改革，廢止廳制，全臺改行5州2廳3市4郡155街庄的新制，江口良三郎在9月1日被任命為花蓮港廳長，在6年1個月任期之中，他留下「能高團」棒球隊傳奇，以及不斷努力推進在花蓮港建港口以開發東部的構想，儘管任內未見實施即去世，仍讓廳下民眾傳頌不已。

臺灣棒球史上傳奇的「能高團」即成立於江口廳長任內。原本花蓮港廳下已有日本人及臺灣人的棒球隊，原住民耳濡目染之餘，曾在臺灣人教練指導下籌組高砂棒球隊。江口廳長認為原住民適合往棒球發展，也有助原住民教化，所以在大正12（1923）年9月21日，由他本人致辭、訓示之後成立「能高團」。取名「能高」是因能高山是廳下最高峰。選手們生活艱苦，須先在學校勞動，賺取求學及生活上的費用。例如隔年9月球員們到臺灣西部遠征和各地球隊進行比賽，所需經費就是團員們利用暑假，從事艱困的開鑿道路工作所賺取的。大正14（1925）年7月，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贊助經費的幫忙下，能高團遠征日本內地，不只優秀球技震驚日本棒壇，同時也利用影片、球員現身說法等活動，一新日本內地人對臺灣原住民刻板的不良印象。原住民棒球天份因為「能高團」的活躍獲得臺灣島內及日本內地知名棒球學校的認同，都相繼來臺灣東部招收有天份球員。

數年後在臺灣西部的「嘉義農林學校」，成立棒球隊時也有來自東部的原住民選手，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多次取得臺灣代表隊資格，得以揚威大阪甲子園棒球



圖4 能高棒球隊

出幾乎都全部要仰賴海運。因為並無停靠船隻的各項碼頭設備，船舶必須停泊海濱，再利用小船將貨物運到陸地。因為濱臨太平洋，天候不佳時，船隻自然不能夠停靠，海象平穩之時，也只能在上午數個小時利用小船接駁運送貨物，其間自也伴隨著諸多的危險及困難。據統計就是汽船停泊一整天，裝卸貨物的能力仍很難逾越裝卸貨物250噸的關卡。

為了東部的發展，歷任花蓮港廳長應該都背負興建港口的壓力，最積極行動的則屬江口廳長。具體付諸行動是在大正10（1921）年6月13日，包括江口廳長在內，官民代表性人物共有18人從當時是船舶出入地點的南濱乘船出發到達今日的美崙（當時名為米崙），商議是否可選擇在此處興建港口，是建港具體化的第一步。而約在5年之後的大正15（1926）年5月，已罹病的江口廳長取得經費在此處興建防波堤，時人稱「江口突堤」。在1931年正式興建港口之時，先延長此防波堤，以利運輸興建港口器材船隻出入。而江口廳長是在這大正15（1926）年10月25日因病死於名古屋，為酬謝江口廳長多年奉獻臺灣，臺灣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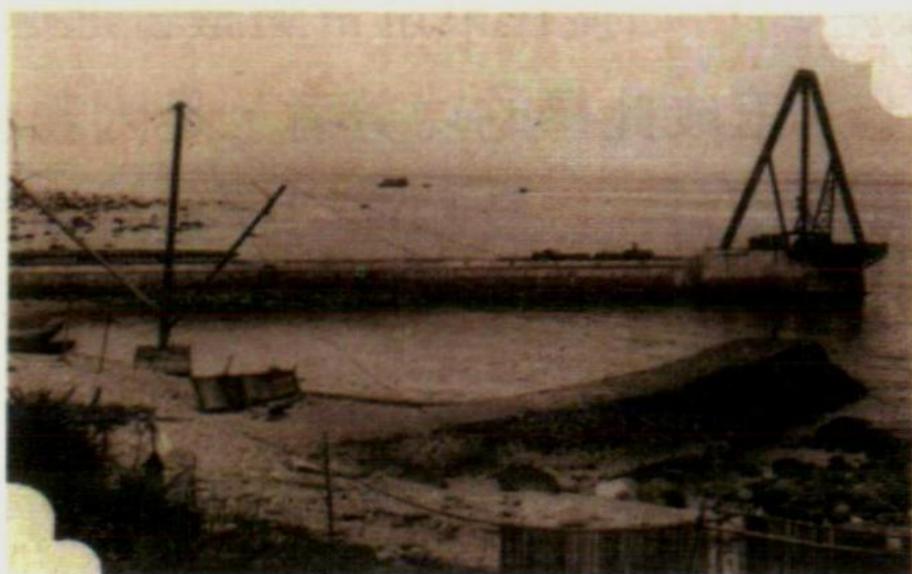


圖6 江口突堤(資料出處：東臺灣展望)

督府特別為他辦理敘勳、升俸給及給與獎金3500圓的各項事宜，卻也使得官方發布的正式死亡紀錄變成10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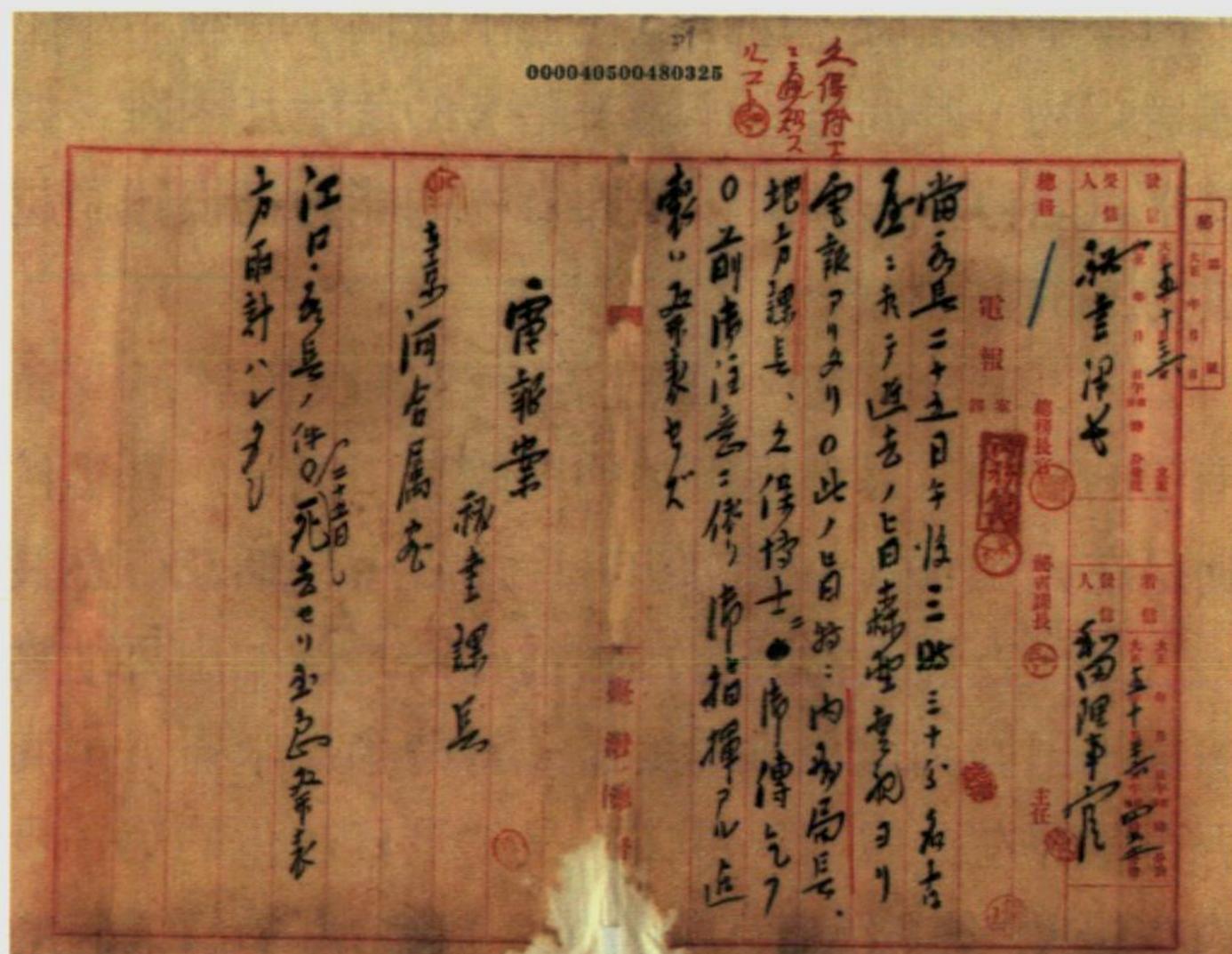


圖7 江口良三郎死亡相關二件電報文

至於花蓮港的興建經費，則遲至昭和6（1931）年3月14日始獲在東京帝國議會通過，經費高達742萬圓以上。玉成此舉的功勞者，是因霧社事件而去職的石塚英藏前總督，以及和江口廳長相同皆屬出身警務系統，後來改赴內地競選國會議員，之後也擔任拓務、鐵道大臣的原修次郎二人。

興建港口預算通過的消息傳到花蓮港，到他墓前參拜者絡繹不絕，米崙地方人士後來就為他立了頌德碑。

此一石碑在日治時期建成後，江口廳長舊識升任專賣局長而今川淵，認為太過寒酸須建較堂皇的石碑，可惜未能見正式付諸實施。此碑在戰後曾被推倒棄置不顧，現在幸而經整修之後，立在花蓮美崙「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內供遊客參觀。



圖8 花蓮美崙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內江口廳長頌德碑遠景
(本館徐國章研究員拍攝)

圖9 江口廳長頌德碑近景
(本館徐國章研究員拍攝)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張李德和與嘉義藝文沙龍「琳瑯山閣」*



文 / 圖 顧敏耀

講起嘉義的美食，大家第一個都會想到「火雞肉飯」。至於所有的嘉義火雞肉飯店家之中，位於噴水池圓環附近的「噴水火雞肉飯」大概是名聲最響亮的了。

在這邊大快朵頤之後，可以漫步到圓環旁的國華街，往裡面走300公尺左右就會看到有一座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其大門右側的牆壁上便鑲著一幅油畫複製品，下面標示著——「琳瑯山閣」。

這幅畫的作者就是鼎鼎大名的嘉義畫家陳澄波（1895～1947），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曾獲聘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1933年返臺專事創作。熱愛故鄉的他，一生畫了許多幅嘉義街景（在1926、1927年便以其中兩幅獲選帝國美術展），但在228事件時，「拿彩筆的畫家陳澄波，卻讓拿槍桿的軍人，奪走了他絢爛

* 承蒙本刊審查委員以及黃張妙英女士給予許多寶貴意見。

奪目的生命」¹。

陳澄波以奔放的油彩畫出這幅「琳瑯山閣」，其真實場景的故址就是這座合作金庫的所在地²。那曾是他生前時常與文化界好友談文論藝的嘉義地區藝文沙龍（Salon），主持者是陳澄波就讀嘉義公學校時的老師，一位著名的才女—張李德和。



圖1 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即琳瑯山閣故址，最右側的牆面即嵌著陳澄波的畫作。

摩空巨筆雄如許，竟是琳瑯閣上人³

張李德和（1892～1972），字連玉，號羅山女史、琳瑯山閣主人，亦曾自署襟亭主人、逸園主人，雲林縣西螺堡西螺街（今雲林西螺）⁴人。

1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1990），頁236。

2 地址為嘉義市國華街279號。

3 賴惠川，〈題琳瑯山閣吟草〉，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5。

4 張李德和的娘家（亦即其出生地）位於今雲林西螺延平老街「螺溪齒科」，是一棟保存良好的巴洛克建築，目前居住者是張李德和的兄長李其雄（戰後曾任西螺鎮長）的後嗣。見林貞平，〈變身文化館？螺溪齒科住戶婉拒〉，《聯合報》，2006年9月20日，C2版。

她幼年在父親李昭元（曾任公學校訓導⁵）與表姑母劉活源的指導下，奠定學習漢文的深厚根柢。繼而先後進入西螺公學校⁶、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⁷就讀，畢業之後任教於斗六公學校⁸、西螺公學校、嘉義公學校⁹。

1912年與嘉義名門子弟張錦燦結婚，因丈夫在翌年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於嘉義廳下茄苳北堡菁寮庄（今臺南市後壁區）開設「諸峰醫院」，故辭去前後執教4年之教職，專心協助院務，1916年遷至嘉義街西門內42番地開業，1921年再遷至附近的西門內78番地（1932年改為嘉義市榮町2丁目45番地），終於在此定居下來。

張李德和先前在西螺便曾加入當地詩社「莢社」，到嘉義之後則入「羅山吟社」，詩名漸顯，1923年獲聘為「鷗社」顧問。此外，對於繪畫亦有興趣，1927年與林玉書及吳文龍創立書畫社團「鴉社」，1930年向林

5 臺灣傳統上頗為重男輕女，距今百餘年前的李昭元為何獨具遠見而願意栽培女兒接受高等教育？張李德和的六千金張妙英女士向筆者表示，那是因為李昭元本身也是畢業於公學校，受到日本人帶進臺灣的現代新式觀念之影響，思想較為先進開明之故。

6 今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

7 後陸續改稱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戰後改稱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8 今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9 今嘉義市崇文國小。

玉山學畫，並加入春萌畫會。先後創立琳瑯山閣詩會、鴉雀書畫會、題襟亭填詞會、連玉詩鐘社、小題吟會等，除了詩詞書畫之外還有圍棋會與音樂會等，儼然成為嘉義文藝活動的領導者，多方面的傑出才藝讓她贏得「七絕」（詩詞、書法、繪畫、彈箏、花藝、下棋、絲繡）¹⁰以及「臺灣第一才女」的美譽。

張李德和也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1941年被推舉為嘉義署聯合保甲婦女團團長，戰後則歷任嘉義救濟院董事長、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省議員、明華家事補習學校董事長、臺中書畫展委員、內政部禮俗研究委員會委員、保護養女會主任委員、蘭花盆栽展覽會會長等職，備受各界敬重。1971年赴日本青森，於其長子家中養病，翌年病逝當地，享壽80歲。

這位才女的詩集在1953年由女婿顏滄海、林正雄、



圖2 合作金庫嘉義支庫外牆嵌置之陳澄波所繪之琳瑯山閣中的庭園景色（此複製品的左右方向與原圖相反）。

10 中央大學中文系洪惟助教授（嘉義新港人）在多年前曾親炙於張李德和，筆者亦於2010年9月前往訪問，惠蒙告知「七絕」之確切內容（當年由張李德和親口所說）。

林仲琛等編輯出版為《琳瑯山閣吟草》（另題為《琳瑯山閣藝苑》）四卷，爾後出版的合集如《詩詞合鈔》、《鷗社藝苑》（初集、次集、



圖3 張李德和彈箏圖，原件現藏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

三集、四集）以及《羅山題襟集》又有收錄其部分詩作。江寶釵在2000年編成的《張李德和詩文集》（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則是目前最為齊全的詩文作品集。

張李德和在臺灣古典詩壇的名聲從日治跨越到戰後，絲毫沒有衰退，反而持續上揚，魏清德（瀛社社長）稱其詩「源源本本，由書卷中大悟得來，有逸韻而無俗氣，誠難能可貴」¹¹，陳皆興（鳳岡詩社社長）則評以「清真澹樸，不事雕鐫，麗句清辭，直抒胸臆」¹²，連「外省」詩人何武公也盛讚她「聲華卓著，所作詩詞，邦人爭相傳頌」¹³。

在戰後臺灣古典詩研究上，她與黃金川、蔡旨禪以及石中英並列為受到最多學者矚目的四位女詩人¹⁴，臺

11 魏清德，〈琳瑯山閣藝苑序〉，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1。

12 李碩卿，〈琳瑯山閣吟草序〉，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4。

13 何武公編，《瀛洲詩選》（臺北：瀛洲詩社，1963），頁39。

14 顧敏耀，《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0），頁218。

南文史專家盧嘉興（1918～1992）在1969年所撰〈臺灣名女詩人張李德和女史的家世〉是最早論述張李德和的論文，至今，國內與其相關的論文累積已超過三十篇，甚至中國學者胡迎建所撰《民國舊體詩史稿》當中的〈臺港澳地區及馬菲詩簡述〉，張李德和也是唯一被提到的女詩人¹⁵。在2010年由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主辦「張李德和論文發表會暨文物展」，並且出版了《張李德和的世界——學術研究論文彙編》，在張李德和研究的歷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滿亭騷客滿園花，花似相迎客興賒¹⁶

這位臺灣文學史上極具重要性的女性古典詩人，她主要的「創作現場」以及與同好友人聚會的場所就是「琳瑯山閣」。在她與夫婿遷居來此之前，這個空間又是怎樣的面貌？張李德和曾有〈諸羅演武廳故址〉（二首之一）¹⁷以吟詠此事：

琳瑯山閣開基地，恰是清朝演武廳。

回首威風成逝水，唯餘瓦堞對榕青。

15 雖然其文只是簡略敘述兩行：「還有女詩人李德和，1929年在諸峰醫院主持臺灣第一個文化沙龍——琳瑯山閣。1947年，此地再度成為吟詠場所」，見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542。

16 張李德和，〈題襟亭賞百合花〉，《琳瑯山閣吟草》，頁104。

17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四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9），頁78。

此詩題後有小序云：「此在古桃城之牆外，係清代練武及考試武童生之地。該官廨隨紅羊浩劫而銷毀也」，所謂「桃城」乃嘉義縣城之別稱（因城牆圍繞起來的形狀略成桃型），至於「紅羊浩劫」殆指乙未割臺之際的戰亂。詩句中的「演武廳」是清代各地軍營的練武之地（又稱「較場」），經查此處是臺灣北路營副將轄下左營守備所用¹⁸。作者在這組詩的二首更進一步描述此空間的古今之變：

試武衡才弓馬音，力量期勇費培心。

當年虎鬪龍驤地，付與騷人作歎吟。

確實如此，當清領時期的武將兵士們在此叱吒比武之際，誰能料到一兩百年後的此處會成為女詩人吟哦作詩的場所呢？同樣的空間，早年是刀光劍影、真槍實彈；成為藝文沙龍之後卻是琴棋書畫、吟風弄月，不過，或許詩人們在聯吟爭勝之際，其熱烈的程度也不輸給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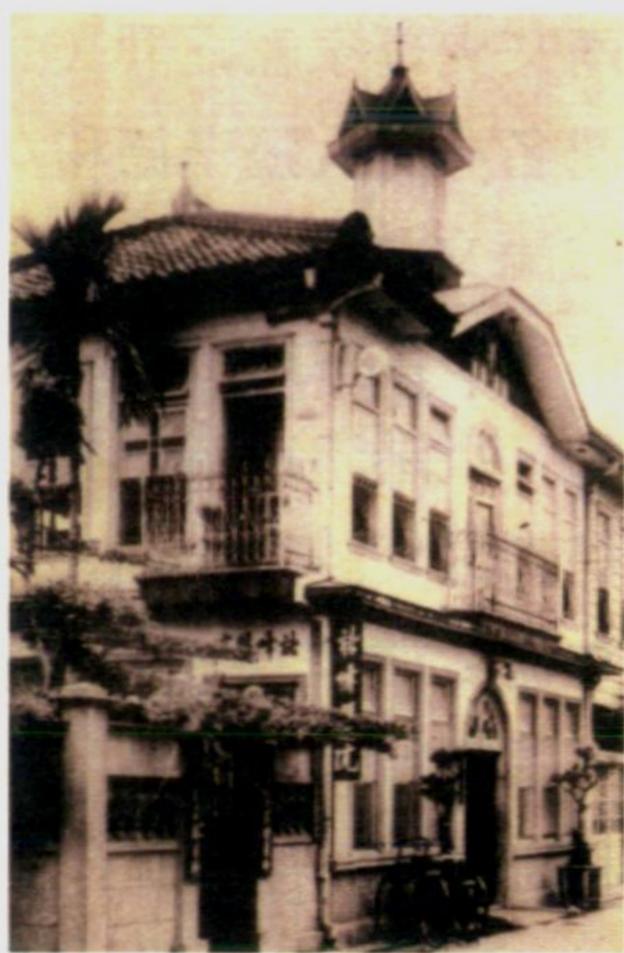


圖4 日治時期的諸峰醫院，原件現藏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

1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386。

的「虎鬪龍驤」呢！

在張李德和夫婦於1921年搬遷過來，尤其是1929年改建成洋樓之後，這個空間就開始承載／呈顯著重層而多元的意義與功能——首先，這是張錦燦醫師執業的「諸峰醫院」，到了1931至1940年間還有「嘉義產婆講習所」（由張醫師夫婦以及附近的著名醫師親自教導，培育專業的助產人員）。

其次，樓上是女詩人的書齋「琳瑯山閣」（琳瑯殆指其藏書之眾多，後來作為整棟建築物之名），是她讀書寫字的幽靜空間，英國女作家Virginia Woolf（1882～1941）認為女人若要創作必定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確實如此。

此外，一樓後院庭園名為「逸園」¹⁹，有水池、花木、小橋、茅亭、奇石等雅致的布置，從日治時期到戰後都是嘉義地區藝文人士歡談聚會的重要場所。

嘉義詩人林臥雲形容此處是：「文人墨客出入該閣者，幾如山陰道中，車水馬龍，絡繹無息」²⁰，陳澄波的長子陳重光也曾回憶道：「當時地方上的仕紳都會到張李德和女士家中，討論文學藝術等問題，她在日本時代就是著名的才女，爸爸幾乎每天都去那裡和朋友相

19 臺北詩人洪以南宅中庭院亦名為「逸園」。

20 林臥雲，〈琳瑯山閣吟草·序〉，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2。

聚」²¹。

這些藝文界的人士為何喜歡來此聚會？筆者認為應該有四點原因：

第一，張李德和本身就具有深厚的藝術創作與評斷的功力，所以能夠與這些同道中人侃侃而談，甚至令其擊節折服。

第二，張李德和個性圓融且家境優渥，頗能「謙恭禮士」，且「慷慨接物」²²，甚為眾人所喜。

第三，張錦燦醫師也是新式教育出身，受到男女平權新式思想的洗禮，能夠讓他的妻子保有充分的社交空間。當時，偶而眾人談興一來，留到十一二點是很常有的²³，如果丈夫沒有開闊的心胸則無法如此。

第四，琳瑯山閣位於嘉義市中心區，交通十分便



圖5 左側為張李德和、張錦燦醫師伉儷及其三位千金，右側坐於樹後者即為陳澄波，攝於琳瑯山閣之逸園。原件現藏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

21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6），頁177。

22 林臥雲，〈琳瑯山閣吟草·序〉，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2。

23 張伯寅，〈懷念祖母張李德和及其他——兼記返臺雜感〉，高坂嘉玲、顧敏耀編，《張李德和的世界——學術研究論文彙編》（臺南：真理大學臺文系臺灣文學資料館，2010），頁269。

利，又能鬧中取靜，空間更十分寬敞，適合作為各方人士來此雅集之所。

嘉義詩人賴柏舟有一首詞作〈琳瑯山閣雅集〉（調千秋歲引）²⁴充分呈現了當時聚會的情景：

閣是琳瑯，書函玉籍，禊事閒修萃裙屐。珠璣落盤藝苑麗，雲烟滿紙毫尖疾，漏頻催，燈高剔，句重覓。

還有徑邊相對奕，還有檻前橫吹笛。嘯傲乾坤此為極，江山寂寥無晝夜。韶華恍惚成今昔，序當秋，韻填仄，杯浮白。

可見當時各類藝術的高人都匯聚在此「華山論劍」，不止有即席創作詩文的、現場作畫的、下棋較勁的、吹奏樂器的，當然還要有美酒相伴，如此愜意融洽的氣氛，即使已經到了三更半夜，眾人仍然不捨得離去。

一位女性詩人能夠具備如此高度的號召力與吸引力，讓這麼多藝文人士樂於來此雅集，本身已然躍居於聯繫四方騷人墨客的輻輳地位，這確實讓人驚嘆。

雖然1945年初因為盟軍轟炸嘉義車站，造成惡火延燒整個街區，而使琳瑯山閣的前半部也被燒毀，但是主人在終戰之後的1946年秋就立即將其重建完成，且於

24 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5。

「逸園」再新建一座「題襟亭」（原本即有一座舊的涼亭，名為「澹亭」），藝界好友聚會亭中，更添雅興。

張李德和與夫婿二人都愛好蒔花植草，每逢花季一到，花團錦簇，讓人心曠神怡，此時往往邀集詩友們來此賞花聯吟，留下最多首詩作的詩題是〈題襟亭賞百合花〉，作者除了張李德和之外還有賴惠川、林荻洲、吳文龍、方輝龍、陳可亭、黃水文、賴柏舟、張茂如、廖木桂、施卿輝、張江中、莊啟坤、林嫩葉等，都是嘉義地區的知名詩人，其中有多首作品²⁵都將詩友們比擬為群仙／眾仙，例如：

抗手群仙笑語譁，題襟亭上品新茶，
可知萬事皆如意，百合春開滿院花。

（賴惠川）

琳瑯閣畔萃群仙，四面花開百合妍，
不負瓊姿塵莫染，采毫濃墨寫華箋。

（林嫩葉）

題襟亭上好流連，共賞幽花百合妍，
最喜主人風雅甚，眾仙同結酒詩緣。

（賴子清）

25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次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9），頁273-274。

確實，爛漫的春天，知己好友們來此歡聚談笑，吟詩揮毫，品嚐著新上市的新茶，略酌小酒，欣賞四周潔白的百合花海，其閒適暢快亦有似於神仙者。題襟亭主人自己也有詞作〈題襟亭賞百合花〉（調寄滿亭芳）²⁶：

玉疊諸峯，中庭堆雪，彷彿似鶴梳翎，珊珊婀娜，嬌舞醉初醒。騷客聯翩濟濟，拔元閣，逸趣橫生。歌吟嘯，珠喉婉轉，餘韻繞空溟。
風輕，春浩蕩，美人笑靨，月下双清。薄那傾城國，羞那明星。正氣馨揚世界，揮素手，整理瑤箏。香如海，年年壯健，擊鉢震鯤瀛。

詞中將滿園盛開的百合比喻為白鶴，花朵隨風搖曳之際，就像白鶴在梳理著翎毛，又彷彿是白鶴在微醺之際翩翩起舞，這樣的比喻非常綺麗動人，表現閨秀詞人細膩的筆觸。下闕則出現恢弘壯闊之語，除了希望正氣馨香能夠充滿世界之外，也期盼自己與詩友們可以永遠健康，寫出的詩作都能震動全臺詩壇！

正如花朵有開有謝，人事亦有興衰榮枯，張李德和因為幫姻親作保，導致琳瑯山閣在1962年遭銀行拍賣，文士雅集杳然無蹤，女詩人與丈夫搬到臺北女兒家中，再十年後，病逝日本，烜赫詩壇的一代才女，就此

26 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頁104。

與世長辭。死時長子與孫女隨侍在側²⁷，「告別式在村內唯一的老寺院，只有家族三人出席，時為1973年1月，寺外大雪繽紛極為寒冷」²⁸。這是張李德和長孫的追述，讀之令人極為傷感與不捨。

不過，值得寬慰的是，女詩人的銅像與手稿等珍貴文物現今都由其子女捐贈予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的臺灣文學資料館（位於臺南麻豆），獲得良好的保存，隨時提供民眾參觀緬懷；而且，

透過當年女詩人以及諸多詩友們的優美詩作，高朋滿座的琳琅山閣以及溫柔敦厚的女詩人形象，也將永遠留在後人心中。

（顧敏耀 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圖6 張李德和像，由其子女出資，聘請美國雕刻名家Kevin J. Conlon在2006年所塑。現藏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

27 筆者認為，張李德和一生當中有三位男人具有重要的意義：父親李昭元培養她漢詩文的基礎並且讓她到臺北接受新式教育，丈夫張錦燦在背後默默支持她的藝文創作與社會活動，長子張兒雄則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陪伴在身邊。

28 張伯寅，〈懷念祖母張李德和及其他——兼記返臺雜感〉，頁271。



苗栗市貓裏山公園

能久親王駐馬殘碑考*

文 / 圖 蘇峯楠

一、前言

貓裏山公園為苗栗市西郊丘陵，「貓裏」一詞為苗栗市古地名，語出原住民道卡斯族部落pali社之漢人音譯。日治時期山稱「將軍山」，建有苗栗神社；戰後神社被拆除，改建為忠烈祠，山名亦改「福星山」。民國八十六年（1997），苗栗縣政府依光緒十九年（1893）《苗栗縣志》之記載，將山名還原為「貓狸山」，後公告改作「貓裏山」。

貓裏山公園仍保持幽翠林貌，市民常前往踏青休憩；園內亦有苗栗神社遺構、賴氏節孝坊、「功維敘」隧道等歷史性建築，是苗栗市區內難得兼具自然景緻與人文史蹟之綠丘公園。公園一角橫躺兩塊斷碑，這是日治時期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將軍駐馬之碑」（以

* 本文承蒙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匿名審查人斧正及資料補充，謹此申致謝忱。

下簡稱「駐馬碑」)遺構，戰後遭嚴重破壞，並被棄置林地一角，不甚引人注意，文獻亦少見提及。

二、殘碑保存現況

兩塊殘碑位於忠烈祠牌樓東側「丘滄海先生紀念碑」旁，一條健康步道旁側泥土地上，遠望狀似一般造景石(圖1)。第一塊殘碑(以下簡稱「殘碑A」)形狀略呈方錐，表面平整，明顯可見楷體字碑文，上面有少許水泥塗痕(圖2)。第二塊殘碑(以下簡稱「殘碑B」)呈四方形，邊緣裁切平整，表面佈滿直紋刨痕，明顯受人為機具刨削毀壞所致，並有大片水泥塗蓋痕跡；仔細觀察，在密集凹紋中隱約見到字跡輪廓，證明此石亦屬鐫有碑文的碑體之一，然因表面受損嚴重，文字內容已



圖1 殘碑棄置現況(筆者攝)



圖2 殘碑A表面，仍略可見碑文(筆者攝)



圖3 殘碑B表面，因受刨刮而難以辨讀(筆者攝)

難辨讀（圖3）。其側面另有一凹溝，內刻「苗栗街役所」等楷體字樣，似為一條長條形落款，惟部分文字亦遭刨刮，難以辨識。

三、「將軍駐馬之碑」

此碑近人研究少見提及，如《重修苗栗縣志》或《苗栗市誌》亦無著墨¹；在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苗栗縣篇》一書中，收錄殘碑A之拓本，並將碑文逐一繕打整理，惟因尚未了解該碑來歷，故暫名為「日軍紀事殘碑」²。殘碑A部分碑文尚清晰可見，殘碑B則已漶漫難辨，幸而可在部分文獻中尋獲完整碑文。

查該碑文撰者為吉野利喜馬，其文先刊載於大正三年（1914）2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版6「文壇」欄³，後又收錄於《臺灣神社誌》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⁵等書。經將碑誌全文與殘碑A相互對照後，兩者文字內容相符，證實殘碑確為「將軍駐馬之碑」無疑。綜

1 《苗栗市誌》僅在介紹老照片時，有略提駐馬碑一事，然並無特別針對殘碑文物進行研究或記錄。

2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苗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8，頁26-27。

3 〈將軍駐馬之碑〉，《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2月5日，版6。

4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臺灣神社事務所，1928，頁26-27。以下註釋簡稱《神社誌》。

5 臺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臺北：盛文社，1937，頁103-104。以下註釋簡稱《御事蹟》。

合三篇文獻所載，可知此碑正面原本鐫刻「將軍駐馬之碑」六字，背面碑文云：⁶

明治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征臺近衛師團本隊進次⁷後壠，時叛⁸徒據苗栗沮⁹我軍，師團長能久親王欲翦除之。部署既定，翌日川村旅團自山道，山根支隊自東北兩路¹⁰竝進。親王躬率本隊，濟後壠溪，南行循山腹出苗栗西，駐馬於此，俯視¹¹戰況。既而川村少將披榛荊來報捷，左右稱賀，親王有喜色也。時方午，乃¹²藉草俱餉，轉轡旋次後壠焉。此地眼界廓開，連峯眾巒，蒼而成障¹³者；溪流涓¹⁴

6 引錄主要據《臺灣日日新報》刊文，另據《神社誌》、《御事蹟》二書，及殘碑文字進行比對，故另有引註，以區別四篇文字不同之處。然經比對可知，《神社誌》及《御事蹟》所載碑文，有部分文字屬誤排錯字，顯然有較大出入。碑文原無句讀，標點符號為筆者自行判讀所加，以作閱讀參考。

7 「次」字，《神社誌》作「抵」。

8 「叛」字，《神社誌》作「版」。

9 「沮」字，稻垣其外《北白川宮》作「阻」。

10 「路」字，《神社誌》及《御事蹟》皆作「道」。經觀察殘碑，實刻「路」字。

11 「視」字，《神社誌》及《御事蹟》皆作「瞰」。

12 「乃」字，《御事蹟》作「之」。

13 「障」字，《神社誌》作「章」。

14 「涓」字，《神社誌》作「溝」。

滄，匯¹⁵而朝海者，悉萃乎¹⁶一眸之下。坐而攬勝，緬想往事，殊覺江山有光矣。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君，向為苗栗日，追仰英風，欲植一碑，存偉迹於不朽，未果。苗栗廢合新竹，君意益切，士紳聞之，爭贊其舉，因遴¹⁷名曰「將軍山」，囑余¹⁸文。余¹⁹當時扈從在軍者，感慨特深，乃不敢辭，謹敘其事云。

大正三年八月穀旦勒²⁰

正五位勳四等家永泰吉郎唱建

從七位勳六等吉野利喜馬撰竝²¹書²²

碑誌內容大致記述建碑緣由，通篇以漢文撰成，除了因撰文者吉野氏「漢學乃其得意之處²³」外，作者還

15 「匯」字，《神社誌》作「滙」，《御事蹟》作「淮」。經觀察殘碑，實刻「滙」字。

16 《御事蹟》無「乎」字。

17 「遴」字，《神社誌》作「選」。

18 「余」字，《神社誌》作「予」。

19 同上註。

20 「大正……」年代落款句，未見《臺灣日日新報》及《御事蹟》，然殘碑有鐫。

21 「竝」字，《神社誌》作「并」。

22 「正五位……」人物落款二句，《臺灣日日新報》未載。

23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新竹：臺灣經世新報新竹支局，1928，頁116。

請日治初期來臺具漢學素養之日本漢學家山口透²⁴、館森鴻²⁵校閱，故文字風格更趨古典雅緻。

四、建碑的過程

從碑誌所述建碑梗概，可知建碑緣由乃源自1895年日軍佔領苗栗之過程。按尖筆山等役後，日軍已進佔頭份、後龍，近衛師團遂兵分三路直指苗栗，少將川村景明及山根信成分自東西兩路並進，能久親王率本部經後龍登苗栗西南方貓裏山，掌控局勢。俟駐苗栗之吳彭年等部敗退彰化後，始正式攻佔苗栗，時為8月14日。

日軍征臺期間，凡能久親王近衛師團所至駐點，日人皆視為「御遺跡」而相繼建立紀念碑。明治三十三年（1900）五月，苗栗守備隊已在貓裏山立柱標示御遺跡之地²⁶；而家永泰吉郎²⁷擔任苗栗廳長期間，早有建碑之意。明治四十二年（1909）家永氏任新竹廳長

24 〈御駐驛紀念碑〉，《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18日，版5。山口透（1856-1938），號東軒，福井縣人，在臺期間於漢詩、和歌等類創作不輟，亦參與瀛社、南雅社等社團活動，曾任臺灣神社首任宮司。

25 館森鴻（1862-1942），字子漸，宮城縣人，在臺二十餘載，文學創作及論文成果亦頗可觀。詳細事蹟可見林俊宏、大山昌道〈館森鴻及其作品〉一文（《臺灣文獻別冊》，31，2009，頁18-28）。

26 臺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頁103。

27 家永泰吉郎（1868-1915），佐賀縣人，1895年以通譯官職務隨軍來臺，後在臺任職官僚，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任苗栗廳長，明治四十一年（1908）任新竹廳長。據〈故家永氏略歷〉，《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22日，版7。

後²⁸，先以親王登山典故取名「將軍山」，並在大正三年（1914）著手建碑，碑體由新竹廳技手下司勝太郎設計²⁹，並由新竹街建築營造商二川幸三郎承包建造，經費373圓³⁰。碑誌撰文者吉野利喜馬（1857-1928），長崎縣人，1895年任能久親王隨扈通譯而隨軍來臺，後任新竹神社社司³¹。其曾隨侍能久親王側，大正十五年（1926）更撰有《靖臺の宮》



圖4 吉野利喜馬像（資料來源：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116。）

一書記述能久親王在臺事蹟。碑誌囑吉野氏撰著，當出於此段因緣（圖4）。

28 碑誌謂「苗栗廢合新竹」一句，乃指明治四十二年（1909）臺灣總督府將原有二十廳之全臺區劃整併為十二廳，其中苗栗廳除大甲支廳併入臺中廳外，其餘併入新竹廳。是故新竹廳長家永氏得以再次轄有苗栗，「君意益切」，復再尋思擔任苗栗廳長期間的建碑之議。

29 據〈建紀念碑〉（《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2月2日，版3）所引；另據尾辻國吉〈明治時代の思ひ出・其3〉（《臺灣建築會誌》，14(2)，1942，頁96）知下司氏為新竹廳技手。下司勝太郎，日本高知縣人（明治2年11月12日生），明治35年任福岡縣技手，38年2月8日臺灣總督府任命為苗栗廳技手（2月25日生效）、40年10月25日任新竹廳技手、大正6年4月20日任總督府技手，10年因病不堪任職，總督府乃「依願免本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31380409，大正10年6月10日下司勝太郎「履歷書」）。

30 〈御驛駐紀念碑〉，《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18日，版5。

31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頁116。

歷時約半年後，駐馬碑隨即完工。如圖5所示，該碑形體雖不甚大，但臺基、階梯、外牆等構造兼備，格局完整。新竹廳特擇8月14日，也就是1895年近衛師團佔領苗栗之日，舉行落成典禮。當日眾多貴賓參與，

「總督府楠參事官（按：楠正秋），暨家永新竹廳長、永田警視、其他駐在苗栗官紳，彬濟參列」³²，先由臺灣神社宮司山口透主持祭典，下午於苗栗小學校舉辦祝賀會，會後部分賓客再於原廳長官邸聚會暢談，山口氏、館森氏等文人亦有吟詠創作³³。

五、第二代碑體的改築與殘碑年代界定

雖然駐馬碑的興建由來已大致明瞭，不過有另一種駐馬碑舊影像（圖6），顯然與圖5有相當大的差別。此圖可見《苗栗市誌》收錄一幀日治時期繪葉書，其右下角有鉛字打印之圖說文字云：「臺灣·苗栗將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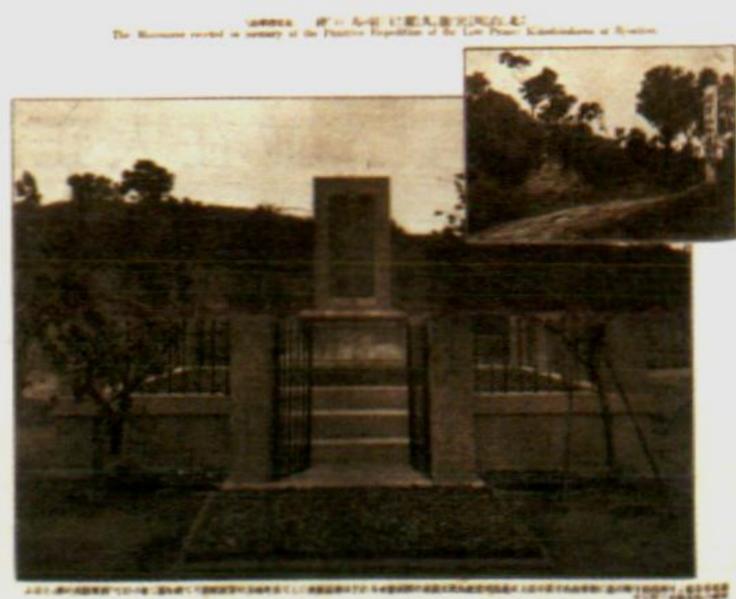


圖5 駐馬碑及御遺跡道路（資料來源：臺灣寫真會《臺灣寫真帖》，10，1922，頁5。）

32 〈將軍山之駐馬碑〉，《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18日，版5。

33 同上註。

北白川能久親王殿下駐馬碑」。此外，昭和十二年（1937）《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一書第17頁之附圖，亦是拍攝此碑，其圖說為：「苗栗司令所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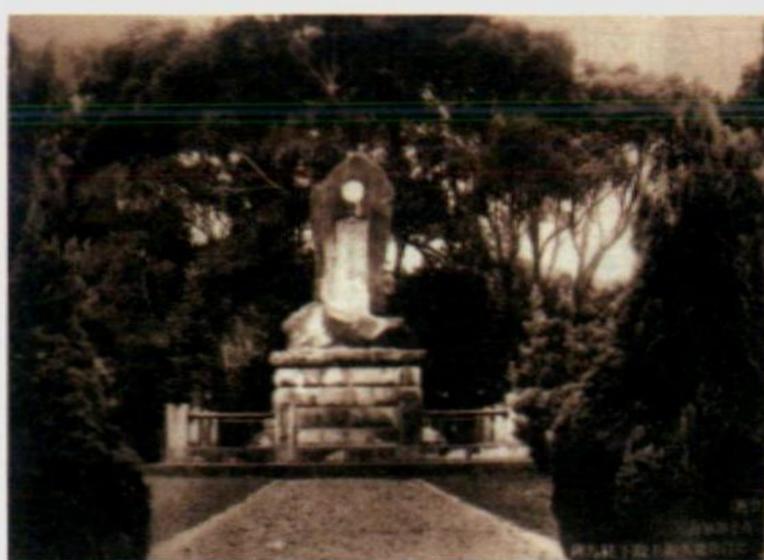


圖6 第二代駐馬碑（資料來源：黃鼎松總編輯《苗栗市誌》，頁1469。）

依據《御事蹟》

一書記載，由於原駐馬碑有所毀損，故曾在昭和二年（1927）被改置以自然石形式，並順帶整理週邊環境及修護道路³⁴。「自然石」是重要的關鍵字，意指沒有經過任何裁修，而以石塊原有形狀直接作為石碑使用。依據此段文字所述，可推知圖6這座自然石形式之碑，就是昭和二年改建的第二代駐馬碑。

以此觀點比較現存殘碑與第一代駐馬碑形體可知，殘碑尺寸甚大，且輪廓不規則，甚至殘碑A有明顯的尖錐形狀，皆與圖5第一代碑的方正、較小形體不同，反倒似圖6的第二代碑。另外，殘碑B側邊凹溝刻有「苗栗街役所」字樣，按「苗栗街」乃大正九年（1920）臺灣總督府劃定五州二廳後，隸屬新竹州下的街級行政區，

34 臺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臺北：盛文社，1937，頁104-105。

可知刻有「苗栗街役所」字樣的殘碑，必是大正九年後之物，也就是屬於第二代碑的碑體，而不是建於大正三年的第一代碑³⁵。

六、戰後的改置與殘存碑座

從殘碑一分為二，以及殘碑B受到嚴重刨刮的狀態來看，駐馬碑應是在戰後被刻意毀壞而成現貌。殘碑僅是碑體部分，碑座目前則保持完整，位於不遠處的「丘滄海先生紀念碑」（圖7，以下簡稱丘碑）。



圖7 丘滄海先生紀念碑（筆者攝）

《苗栗市誌》有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駐馬碑，位在貓裏山南側山崗，建於大正三年，臺灣光復後，上半部碑石被毀，保留基座，另立丘逢甲先生紀念碑。³⁶」從丘碑題刻之碑文可知，此碑是苗栗縣政府於民國



圖8 丘碑之基座（筆者攝）

35 經比對老照片，可知新舊二碑在碑體至碑座造型上完全不一樣，可知第二代碑應為重新建立，第一代碑主體並未保留，僅有碑文被複製到新碑。至於舊碑體之去向，是毀棄或另地收存？目前未能得知。

36 黃鼎松總編輯《苗栗市誌》，苗栗：苗栗市公所，2005，頁1469。

三十五年（1946）為紀念丘逢甲所建立，碑體部分以方尖碑形式勒製，表面鋪以洗石子材質；然其碑座則採仿石砌結構，明顯與碑體風格相異（圖8）。

與第二代駐馬碑之影像相互比較後，在形體、砌磚層數上皆與丘碑座相同，因此可確認丘碑基座，是屬於第二代駐馬碑所有；而碑座底下尚有一片矮臺基，應同樣亦屬於舊物。

七、小結

經由駐馬碑歷史的審視，本文回顧該碑自建立而後增改、減損的過程，可知其物件姿態所歷經的不同變化，皆具體反映了臺灣不同時空背景及思維的變遷。目前碑體結構雖然已受損分離，但相關物件仍能保存至今，惟殘碑仍處於遺棄閒置狀態，未有任何保護措施；且目前僅有背面朝上，原碑正面仍埋於土下，尚待未來有機會得以掘出翻面，以接續針對碑體正面進行觀察及研究。

（蘇峯楠 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

臺灣氣象站巡禮



文 / 圖 洪致文

對於臺灣民眾來說，氣象站似乎只是個測報氣象數據的地方。然而，大家若有機會前往氣象站來拜訪，則會發現臺灣還真有不少別具特色的氣象站，不止有很特別的觀測坪，還有很特殊風力塔的各種氣象建築呢！

臺灣的氣象站外觀，雖因各地情況的差異而有因地制宜的區別，不過大致上來說，空間與建築的配置是以辦公主體廳舍、風力塔與觀測坪這三個空間為基本配備。綜觀臺灣各地的日本時代測候所配置，觀測坪絕大多數都遵守正南正北的方向，儘管其相鄰基地所在位置的街區道路紋理並非如此，仍然會在敷地內轉向改以對正東西南北的方向設置觀測坪與房舍。

觀測坪面面觀

在炎炎夏日裡，氣溫一天比一天高。新聞報導說，臺北溫度已經達到攝氏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度……。當整個城市變成大火爐，你我難以避免地在日

正當中行走於戶外，往往感覺這溫度一定是破表地超高吧！可是，怎麼氣象局的紀錄裡，卻又沒那麼熱呢？其實，就觀測氣溫這一點來



圖1 彭佳嶼氣象站

說，世界共通的觀測標準，不是把溫度計拿到太陽底下去「烤熟」！一般氣象站都會把觀測儀器架設在觀測坪內，而最傳統的溫度計，則是放在白色的百葉箱內。

基本上，做為氣象站主要儀器設備安裝地點的觀測坪，是氣象觀測最重要的核心之地，因此在選擇用地時，都儘量以地勢平坦開曠，排水良好不易積水，並非都市內人口密集區為選擇標準；而觀測坪內種植草坪，不用水泥地、石地，且方位以正東西南北為佳。此外，在傳統上，觀測坪以方正或長方形居多，其內設置有百葉箱、雨量計、測量蒸發量之蒸發皿、地溫計……。

在觀測坪中，內裝溫度計的百葉箱最是明顯。它的外部塗成白色，是為了減少日射所造成的吸熱增溫；而所謂的「百葉」設計，乃是通風考量，避免酷熱時整個箱內異常悶熱增溫。百葉箱以木料製作，北半球朝北開，南半球朝南開，避免太陽直接在開啟時射入內部。因此，氣象局的溫度記錄，自古以來就不是在大太陽底下測量，而是將溫度計設置於不會受到太陽直射，而且

通風亦佳的觀測坪百葉箱內。當然，在現代化的自動觀測儀器設備導入之後，儘管實質上可以取代百葉箱內的溫度計觀測，但是做為百年來最傳統的百葉箱內溫度數值，仍是用來當成自動記錄儀器的校正參考。

臺灣的氣象站分佈，從高山到離島，從鄉村到都市，從湖畔到海邊，可以說各自有不同的風情。因此，觀測坪與百葉箱雖然是統一制式化地建置於每一個氣象站，但是卻有不一樣的地方特色。像是阿里山上的觀測坪，旁邊就有漂亮的櫻花樹，每年的櫻花季，總是把這百葉箱襯托得格外迷人。又像是澎湖離島的東吉島氣象站，湛藍天空配合雪白的觀測坪百葉箱，氣氛一點都不輸給希臘的浪漫小島風情。



圖2 阿里山氣象站

不過，若像是臺北這樣的大都市，土地取得不易，氣象站的觀測坪就只得設在大馬路邊。而且，為了避免電視臺SNG車對著觀測坪猛灌熱氣，還得要求「停車時請將車頭朝內」。否則，溫度沒那麼高時，卻因為一堆採訪車排煙管對著觀測坪百葉箱猛灌熱氣，臺北的溫度不高也難！

氣象站建築面面觀

臺灣的很多氣象站都有百年以上歷史，不過這許多站在早年的草創階段，連個正式的廳舍都沒有，甚至溫度計也是擺放在用茅草搭起的遮陽棚子內呢！然而，隨著都市的發展，這些百年老氣象站，很多都從當年都市裡的空曠之地，變成隱身在都會大樓叢林間的測站。雖然這些氣象站恐怕已經不太符合標準的要求，可是它們屹立臺灣土地上數十年至上百年的歷史，卻提供了臺灣氣候變遷上的珍貴記錄。

對於氣象站的廳舍建築而言，是否合構風力塔與辦公廳，是其建築形制上很重要的分類方式。風力塔是為了觀測風向風速而設的高塔，一般是氣象站內最高之處。通常來說，與主體廳舍合構的風力塔有圓形與方形，至於分開獨立設置的，則有早期的鋼筋混凝土塔與晚近的鐵塔。

由於風力塔上要觀測風速風向，因此要避免周邊障礙物的風力引導，或者是局部地形的氣流影響。臺灣在航空事業發展後所設的幾處測站，都為了航空氣象的觀測，而把風力塔獨立設在山頭之上，像是彭佳嶼、鞍部、日月潭都屬之。這些日本時代遺留



圖3 鞍部氣象站

下的風力塔，歷經戰火與地震卻依然屹立，可說是臺灣氣象建築的重要文化資產。

至於風力塔與辦公廳舍合構的情況，在臺灣各地的測候所氣象站中就非常多了。戰前的設計通常是把風力塔依附在廳舍旁，但戰後近幾十年蓋的則都傾向把風力塔融入建築正中央的頂部，而往往讓整棟建築外觀宛若一個「高」字型（例如：花蓮、高雄、永康、新竹……）。這些新蓋的氣象站，有時候雖然建築設計上是有風力塔配置，但因鄰近的都市大樓發展種種因素，而得另外建築鐵架式的更高風力塔來觀測，因此像是宜蘭、永康……，都是在新氣象站雖有風力塔的情況下，仍在其旁設置鐵塔做風的觀測。

日本統治時期在臺灣所設立的測候所中，除了明治時代最初的臺北、臺南與澎湖島測候所是使用圓形風力塔在正中央，而廳舍為正十八角的同心圓設計外，其他的測候所均是以方形風力塔的方式設計。

臺灣這些戰前的方形風力塔與廳舍合構氣象建築，廳舍本體可能是木造、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但風力塔部分為了堅固起見，除了早期少數幾處（例如恆春、臺東……）曾以木造建構，但也多在後來的改建中改為鋼筋混凝土塔身。目前，全臺僅存的木造風力塔氣象站，就只剩下阿里山一處而已。

變身為氣象博物館的臺南測候所

臺灣目前殘存最老的一座氣象站建築，當屬明治時代所建之臺南測候所。這棟建築的外觀相當特別，圓形風力塔設於建築的最中央，



圖4 臺南測候所

而以其為圓心，往外配置了環形的辦公廳舍。這樣的建築形制，截至目前為止的搜尋研究，尚未在臺灣以外的地區發現有類似的氣象建築，因此其真正的設計參考來源並不清楚，也許是臺灣獨創也很有可能。

在總督府擇地要優先成立的臺北、臺中、臺南、恆春、澎湖島測候所當中，由於資材不足的關係，乃決定先蓋臺北、臺南與澎湖島這三處建材運搬較易的處所先興築正式廳舍，因此這也促成了這三棟臺灣最初的正式測候所氣象建築，有著非常特殊且類似的十八角「墨水壺」、「胡椒罐」外形。

這三棟建築的空間配置以中央的風力塔為中心，外面環繞通道，而最外側則是環形分佈的事務空間。由於臺北測候所肩負統籌臺灣氣象事業的龍頭地位，其較大之業務量在設計時，被建構為二層樓的配置，而臺南與澎湖島測候所則僅有單層的規劃。

以舊臺南測候所的十八角外形來分析，以轉一圈三百六十度來分，剛好一個角是二十度，加上廳舍大門

面對正東與正西，對於要判定方位時相當容易，只要數從正東或正西順轉或逆轉幾個角，再乘上每一個角的二十度，便立刻可以推算出方位。最早的臺北測候所也是相同的將出入門正對東方，一樣可以用一個角二十度的區劃很快估出方位。

這棟明治時代興建的測候所，其實在民國六十年代後期，與澎湖氣象測站一樣遭遇要被拆除的危機。因為當時有鑑於原廳舍的老舊，而在民國六十六年開工興建新辦公廳舍，於隔年一月二十五日完工。當時氣象局高層於民國六十七年二度派員來會商舊廳舍拆除事宜，並找建築師進行估價，但當時局內測政組長呂世宗堅決反對拆除這棟具歷史價值的古老氣象站，並建議將其保留為氣象博物館，因而讓它能夠留存至今。

氣象建築的保存與再利用

明治時代興建的臺南測候所，在氣象局斥資二千餘萬整修後，古蹟身份也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提昇為國定古蹟。在日本國內明治期的測候所建築幾乎都不存，少數存在者又比其興建較晚的情況下，加上其特殊的圓形風力塔與廳舍外觀，它可以說是臺灣氣象建築最重要的瑰寶。依照文建會文化資產網的統計，臺灣目前被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氣象站，除了臺南測候所外尚有下列數者：淡水氣象站（風力塔）為臺北縣定古蹟（2000.6.27公告）、蘭嶼氣象站（原紅頭嶼測候所）為

歷史建築（2005.9.29公告）、宜蘭測候所宜蘭飛行場出張所為歷史建築（2002.6.21公告）、打狗英國領事館（曾為高雄海洋觀測所、高雄測候所）為高雄市定古蹟（1987.4.17公告）、日月潭旁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氣象室為歷史建築（2005.12.21公告）、阿里山氣象站（嘉義縣文化局曾於2005.2提報，後續不明）、基隆氣象站（位於基隆港合同廳舍，現海港大樓頂）為歷史建築（2003.1.20公告）。

以臺灣目前各地的氣象站建築來看，其實很多雖未被列入古蹟或歷史建築加以保護，但實質上卻早有這樣的條件的有：新竹公園內的舊新竹測候所（新竹氣象站已搬離竹北，此舊建築已移交新竹市府使用）、臺中氣象站（係戰後初期的測候所建築代表）、鞍部與日月潭氣象站的日本時代風力塔，以及興建於戰前的大武、成功、彭佳嶼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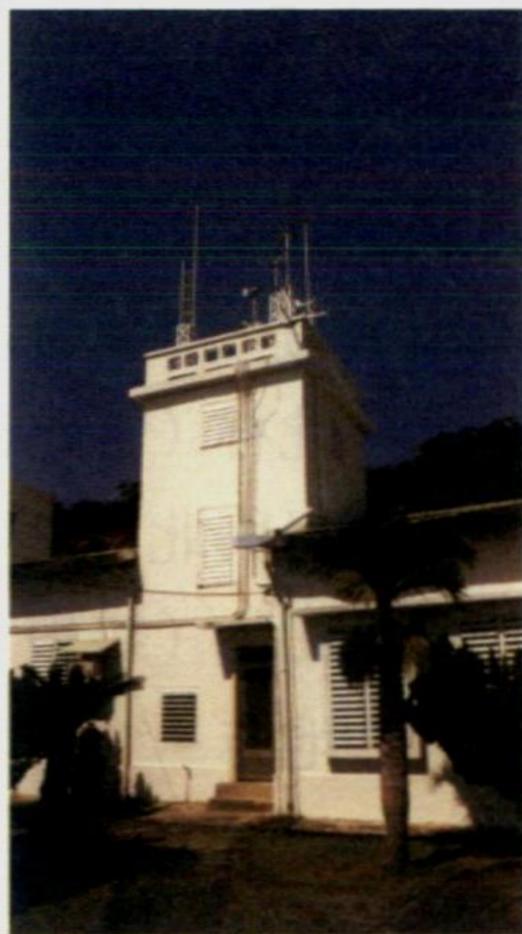


圖5 大武氣象站

象站，均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氣象建築發展，宜在兼顧氣象觀測業務的同時，也能以氣象文化資產的角度加以珍惜。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



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 「奉安庫」與「社日」遺跡踏查*

文 / 潘繼道**

攝影 / 黃郁清

一、前言

林田村，是臺灣總督府於大正3年（1914）在花蓮港廳所成立的第三個官營農業移民村，¹位於今鳳林鎮的東北方。其原分為南岡（みなみおか）、中野（なかの）、北林（きたばやし）三個部落，現今行政區劃屬於大榮里與北林里。林田村與鳳林鎮西南邊昔日伐木林場的林田山（森坂，もりさか，屬於森榮里），是完全不同的地方。²

*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人所給予的寶貴審查意見。文中若仍有任何不妥之處，乃筆者才疏學淺所致，仍應由筆者本人負責。

** 感謝瑞穗鄉解說員協會黃家榮先生於2010年7月3日提供「社日」相關資訊，臺中嵐厝創意企業社金元先生於8月4日提供有關大榮國小「奉安庫」的資訊，以及大榮國小孫博文老師於「奉安庫」現場的協助，使筆者能於8月20日完成踏查。

1 總督府最早成立的三個官營農業移民村，都在花蓮港廳轄內。在林田村之前，先成立了吉野村（明治43年，1910）與豐田村（大正2年，1913）。

2 潘繼道，〈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遺跡〉，《臺灣文獻別冊》11（2004年12月），頁30-43。

當地人習慣將大榮里區分為大榮一村與大榮二村，大榮一村乃昔日的南岡部落，較接近鳳林鎮市區；大榮二村則是以中野部落為主，再加上部分的南岡部落。

在過去林田村的範圍內，仍保有不少日治時期遺跡，本文所要介紹的是「奉安庫」與「社日」，其安置場所都在大榮二村內，屬於原本中野部落的範圍。林田村的奉安庫，目前收藏於大榮國小的儲藏室。大榮國小位於鳳林鎮大榮里復興路85號，校園內有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多棵松樹，及目前作為儲藏室的舊校舍。其前身為「林田尋常高等小學校」，乃林田村日本移民子弟所就讀的小學校。校舍於大正3年（1914）3月20日竣工，4月6日開始授業；³昭和16年（1941）4月1日，更名為「林田國民學校」。⁴至於奉安庫出現的時間，則未見到相關記載。



圖一 大榮國小現貌

二、奉安庫

奉安殿、奉安庫（奉安金庫、奉安箱、奉安櫃）、

³ 筒井太郎，《東部臺灣案內》（臺東：東部臺灣協會，1932），頁143。

⁴ 申慶璧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卷13，〈文教〉（花蓮：花蓮縣政府，1995），頁109。

奉安所、奉安室等，乃日本殖民統治下為灌輸天皇神格化意識型態，與強化「忠君愛國」、皇國民精神，及加強對臺灣人進行「皇民化」，所建立的教育、教化設施，其設置在學校等教育場所，用來安置「御真影」（即當代天皇、皇后肖像），與〈教育勅語（敕語）〉謄本。

規模較大或經費較充裕的學校，會考慮在校園內設置獨立建築的「奉安殿」，其有磚造或鋼筋水泥等的形式，結構較為堅固，可以耐火或是防震。規模較小或經費較不允許的學校，最初是在禮堂（講堂）或教職員室、校長室等校舍裡頭設置「奉安所」、「奉安室」，但因校舍火災或地震導致校舍倒塌，將使御真影等暴露在危險狀態的可能性提高，為求萬無一失，校舍內部的奉安所、奉安室漸漸改成「金庫型」（保險庫型）的「奉安庫」。⁵

〈教育勅語〉是明治天皇於明治23年（1890）10月30日所頒佈的，內容以中國儒家五倫的家族主義為基礎，強調教育的基本在於「忠君愛國」、「忠孝一致」，一旦國家有難，必須「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的皇運」，是戰前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含臺灣與朝鮮

5 潘繼道，〈花蓮港廳壽小學校奉安殿遺跡〉，《臺灣文獻別冊》19（2006年12月），頁31-41；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77-79；陳美惠，〈鹽水公學校內奉安庫之歷史意涵〉，《臺灣風物》57卷3期（2007年9月），頁69-101。

等) 國家主義式的最高教育理念。⁶

御真影與〈教育勅語〉謄本，平時放在前述的奉安設施內，在重要及特殊節日，例如建國紀念日的「紀元節」（西曆2月11日）、昭和天皇生日的「天長節」、新年（元旦，西曆1月1日）的祝賀儀式、明治天皇生日的「明治節」等「四大節」，及臺灣的「始政紀念日」（西曆6月17日）舉行祝賀典禮時，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被要求必須對御真影行最敬禮，並由校長恭讀〈教育勅語〉及進行訓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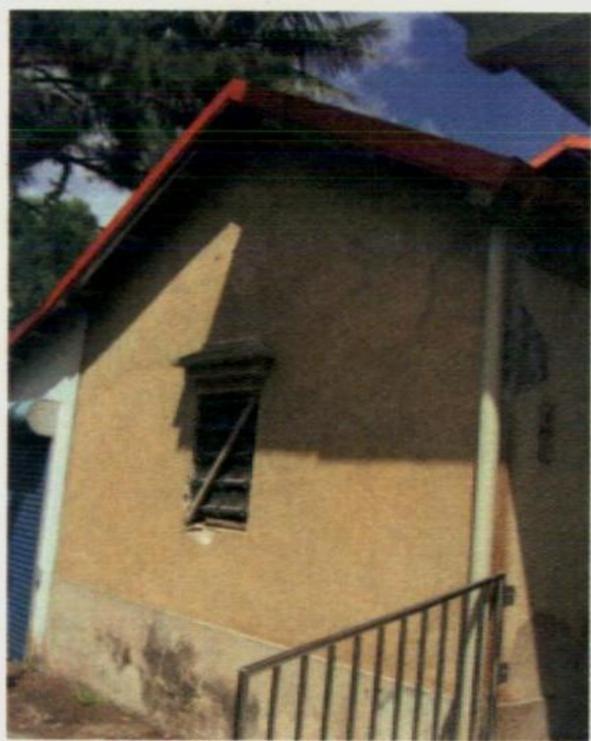


圖2 儲藏室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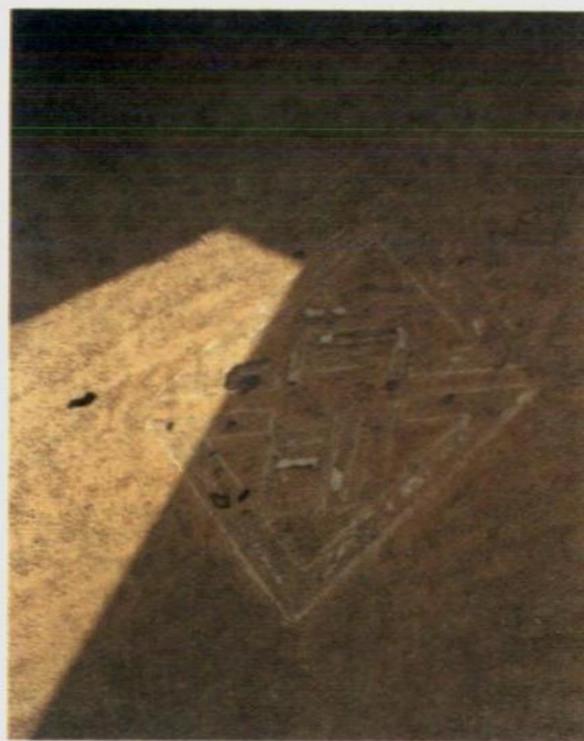


圖3 外牆上仍可見到「青訓」二字

根據陳美惠的研究，奉安庫的形式並未統一，各校情形也不盡相同。大體上，大城市的重點學校或街庄的中心學校，大多設置「雙扇櫃門」的大型奉安庫；否

6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頁78。

則，就只有小型的「單扇櫃門」。⁷

筆者於民國99年（2010）8月20日前往大榮國小時，承蒙孫博文老師的引導、打開儲藏室，並搬開大的合板後，順利地進行記錄。顯然地由於林田小學校是日本移民子弟所就學的小學校，且是總督府規劃的重要官營移民村，因此，其奉安庫屬於「雙扇櫃門」。林田小學校雖然沒有建立奉安殿這類大型獨立的設施，但卻同時奉戴御身影與〈教育勅語〉謄本，亦可顯示這所學校具有重要的地位。

林田小學校的奉安庫，其上頭油漆的顏色雖有些褪色及剝落，但仍舊非常完好、漂亮。從地下（含輪子15公分）到上緣冠的部分（冠為22公分），高約為133公分；寬約80公分，深約66公分。冠的正中央有「五七之桐」的桐紋，⁸櫃子本體的左、右扇門有著鳳凰的圖樣，其右扇



圖4 奉安庫正面全貌

7 陳美惠，〈鹽水公學校內奉安庫之歷史意涵〉，頁73-75。

8 所謂的「五七之桐」，乃桐花紋的代表，在三片桐葉上，中央有七朵桐花，其左右各配置有五片桐花而成為圖案。五七桐紋最早與天皇家有關，其後也賞賜給武家（武士）或大臣；「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將桐紋用於大禮服、政府發行的文書、賞盃等，五七桐紋乃代表日本官方的徽章（潘繼道，〈花蓮港廳壽小學校奉安殿遺跡〉，頁38-40；樋口清之監修、丹羽基二著，《家紋》（東京：秋田書店，1969），頁54-57）。

門上亦有五七桐紋，左扇門則有日式密碼鎖。目前奉安庫無法開啟，聽孫老師說可能會在學校的重要紀念日，或是建校百週年校慶時公開展示。此奉安庫是見證大榮國小校史的重要文物。

另外，儲藏室也可見到歲月的痕跡。一進入室內，右側上方房屋牆壁與屋頂連接的三角形地帶，部分石灰已經脫落；左邊的相對位置則大致完整。其房舍的木條形式與日式木造房舍類似，應該是日治時期的教室或是辦公廳舍。儲藏室外側靠西邊牆壁上頭，仍可見到「青訓」的圖案，應該與日治時期的部落（村落）青年訓練有關。



圖5 儲藏室內右側上方石灰脫落



圖6 儲藏室內左側上方現貌

三、社日

由大榮國小往北方向的第二個路口右轉，即可在左邊第一間房子（復興路98號）的花園中見到「社日」。

「社日」也就是「地神」，是豎立於日本人部落及田地附近的聚落、農業守護神，其設置主要是為了祈祝農作物豐收、家庭平安。日本人相信地神是拿著稻穗來的

神，春分時祂會到田裡頭，直到秋天回去之前，祂會製作農作物。

根據正富博行所撰寫的《岡山の地神様—五角形の大地の神—》提到：地神可區分成自然石與五角柱兩種。在中國，自古以來稱呼土地之神為「社」，祭祀土地之神的日子，則稱為「社日」。「社日」，乃最接近春分或秋分的「戊（つちのえ）之日」【按：正富博行誤寫成「戌之日」】。社日有春社與秋社之分，在春天向土地之神祈求作物的生長，秋天則是對祂所帶來的收穫表達感謝。在社日那天，不可以撥弄田地，農民必須休息一天，不到田裡工作。而對於「地神碑」，有以「講」這樣的組織舉行祭祀的活動，稱為「地神講」或是「社日講」。在日本，地神開始建造於江戶時代的中期。⁹

「日本文化いろは事典」的網頁則提及，慶祝「社日」的習慣原本來自於中國，其祭祀土地的守護神—「社」，以祈祝作物的豐熟。這種風俗習慣傳入日本後，與信仰土地之神的習慣融合，並在日本全國廣布開來，一般而言，乃作為祈願豐穰的節日。¹⁰而在「巨瀬町の歴史散歩」的網頁裡，提到於明治年間「地神」二

9 正富博行，《岡山の地神様—五角形の大地の神—》（日本岡山：吉備人出版株式會社，2001），頁13-17。

10 「日本文化いろは事典」網頁，http://iroha-japan.net/iroha/A05_zassetsu/04_syanichi.htm（參閱日期2010年10月21日）。

字多刻寫於設置「地神碑」的那天，而很多是在「社日」那天建立的。¹¹或許因為如此，有些地神碑上頭刻寫著「社日」二字。

在舉行地神的講經會（「地神講」或是「社日講」）時，大家聚在祭典輪值人員的家中進行儀式及祭祀地神。輪值的人拉開稻草繩（注連繩）、揚起旗幟，並準備所要呈獻的米、酒等供品，接著由神職人員進行祈禱祝詞，參拜者喝著供神的酒，然後結束儀式。¹²

目前在花蓮縣境內所發現的地神碑，自然石與五角柱兩種都有。自然石地神位於吉野村草分部落（吉安鄉永興村）、豐田村大平部落（壽豐鄉豐坪村）、瑞穗村三苑部落（瑞穗鄉瑞北村）及林田村中野部落（鳳林鎮大榮里）；五角柱地神則位於瑞穗村三苑部落（瑞穗鄉瑞北村，現在立於面對三元宮左側的前面）。其中，五角柱地神上頭刻有「天照皇大神、大己貴命、倉稻魂命、埴安媛命、少名彥命」五位與農業相關的神祇；而自然石地神上頭，除了林田村中野部落書寫「社日」的字樣之外，其餘都刻寫著「地神」二字。

戰後隨著日本移民離開，林田村中野部落的「社日」一度被埋入土中，約在七、八年前屋主才在土中將

11 「巨瀨町の歴史散歩」網頁，<http://www.kibi.ne.jp/~c119/town/sanpo/87.htm>（參閱日期2010年10月21日）。

12 潘繼道，〈瑞穗鄉瑞北村的地神碑〉，《臺灣文獻》別冊23（2007年12月），頁27-28。

其挖掘出來，擺設在花園中。不過，不像花蓮其他地方的地神有鄰近的客家人會前往祭拜，這裡的「社日」地神只是豎立在那裡，並未見到有祭祀的痕跡。再者，除了正面的「社日」刻字之外，並未見到設立的時間或其他相關訊息。

四、小結

林田小學校的「奉安庫」，乃國家力量透過學校由上而下、灌輸天皇神格化意識型態，與「忠君愛國」等思想的重要設施；而「社日」則是移民來到新土地後，為求農業順利、



圖7 豎立在花園中的「社日」碑

聚落平安，所出現的自發性祭祀活動與設施。但不管其原本設置的動機，是否來自於移民村居民自身的需求，這些都是日本官營農業移民史的一部分，並見證林田村的歷史發展，值得加以記錄與保存。林田村的日治時期遺跡，有不少已經毀損、拆除了，但也見到當地居民、文史工作者、鎮公所正努力地進行維護，希望打造出自己聚落的特色，並試著將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脈絡銜接起來。

（潘繼道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黃郁清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歷史教師）



尚友古人—九九峰文化社與塩澤亮

《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的邂逅¹

文 / 圖 李西勳

2005年12月19日，筆者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退休，生活重心除了讀書、參加南埔社區、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志工之外，也參加「九九峰文化社」²活動，社友們相約，定期於隔週星期日清晨，結伴踏青。行走路線以九九峰為中心，共有九條主要路線，分別為隘寮、南埔、中原、北勢、土城、坪頂、坪林、雙冬、國姓等。主線行走時常隨意選擇其附近的分支路徑走走，4年下來走過近百回，每回都對九九峰的風情，有不同的感受，正是，唯有九九峰，相看倆不厭。而且社友們將每年的創作輯印成冊，（如附圖1-5）其樂融融。

尚友古人—九九峰文化社與塩澤亮
《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的邂逅

1 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提供《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圖檔。

2 由曾明男、李毅摩、柯耀東、王輝煌、岩上、孫玉珍、簡國雄、簡榮聰、林金田等藝文界前輩號召組成。



圖1 九九峰文化社每年出版社友藝文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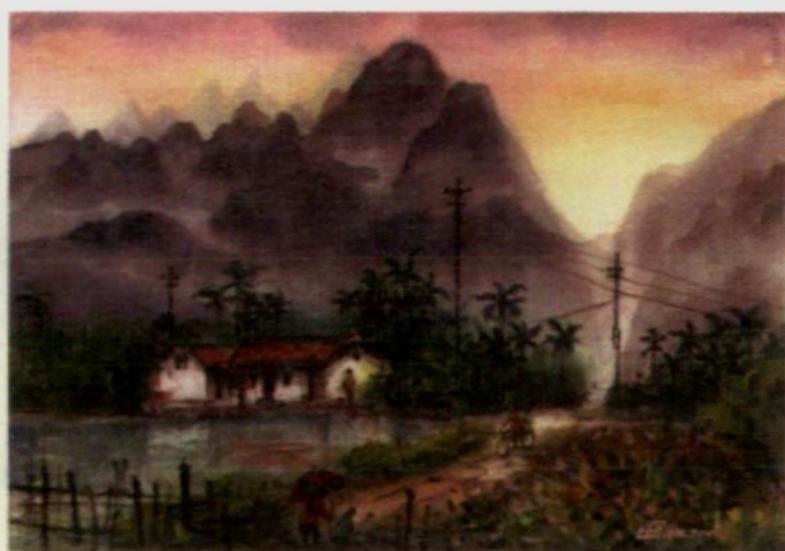


圖2 九九峰情—林金田水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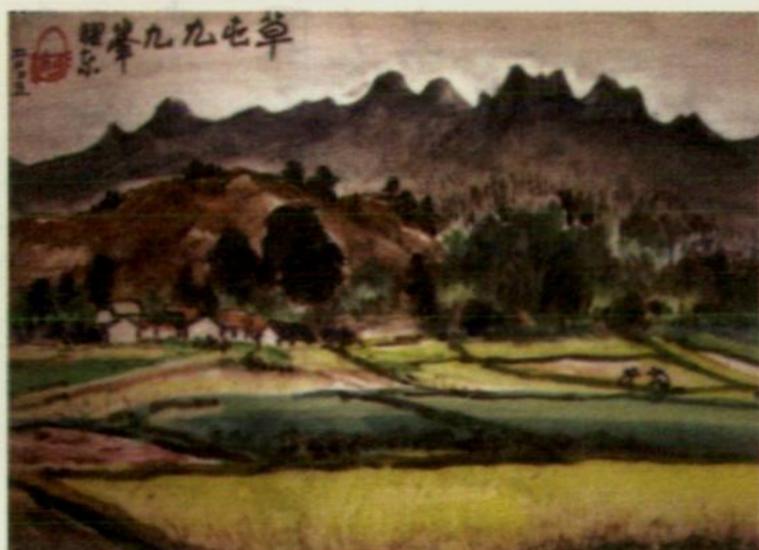


圖3 草屯九九峰—柯耀東陶瓷畫
(資料來源：《2005九九峰文化展》1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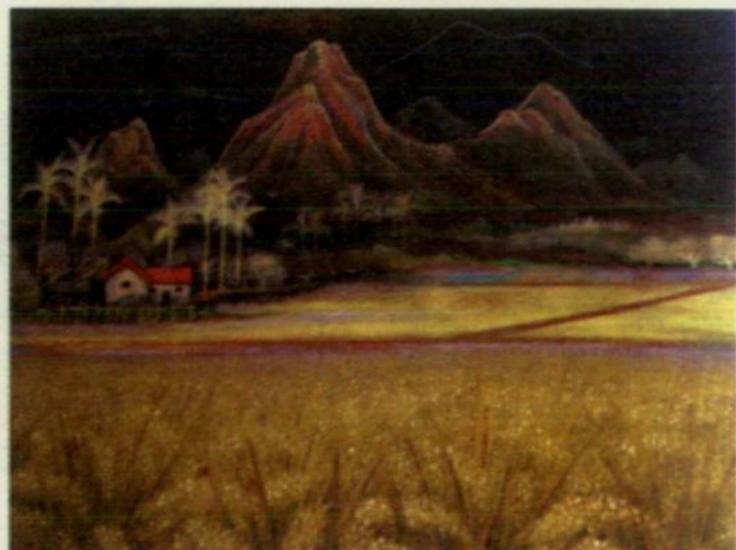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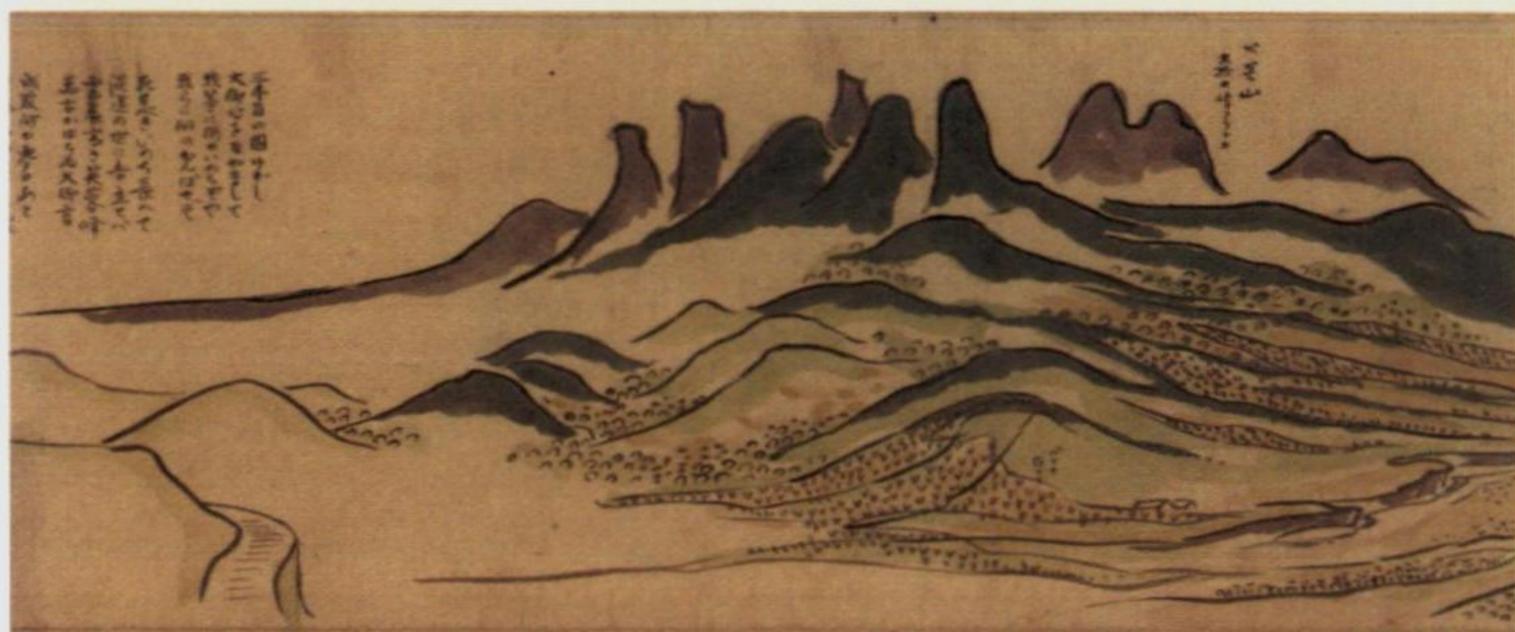
圖4 九九峰下隘寮溪「豐收」—王青霜漆藝
(資料來源：《2005九九峰文化展》19頁)

2009年底，筆者回臺灣文獻館任職，2010年6月4日，隨同林館長參觀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館時，看到該校前身日治時期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塩澤亮繪製《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內地復員》複本，



圖5 九九峰情—梁志忠攝影
(資料來源：《2003九九峰文化展》24頁)

這幅繪卷是塩澤亮次子襄於2003年9月19日所轉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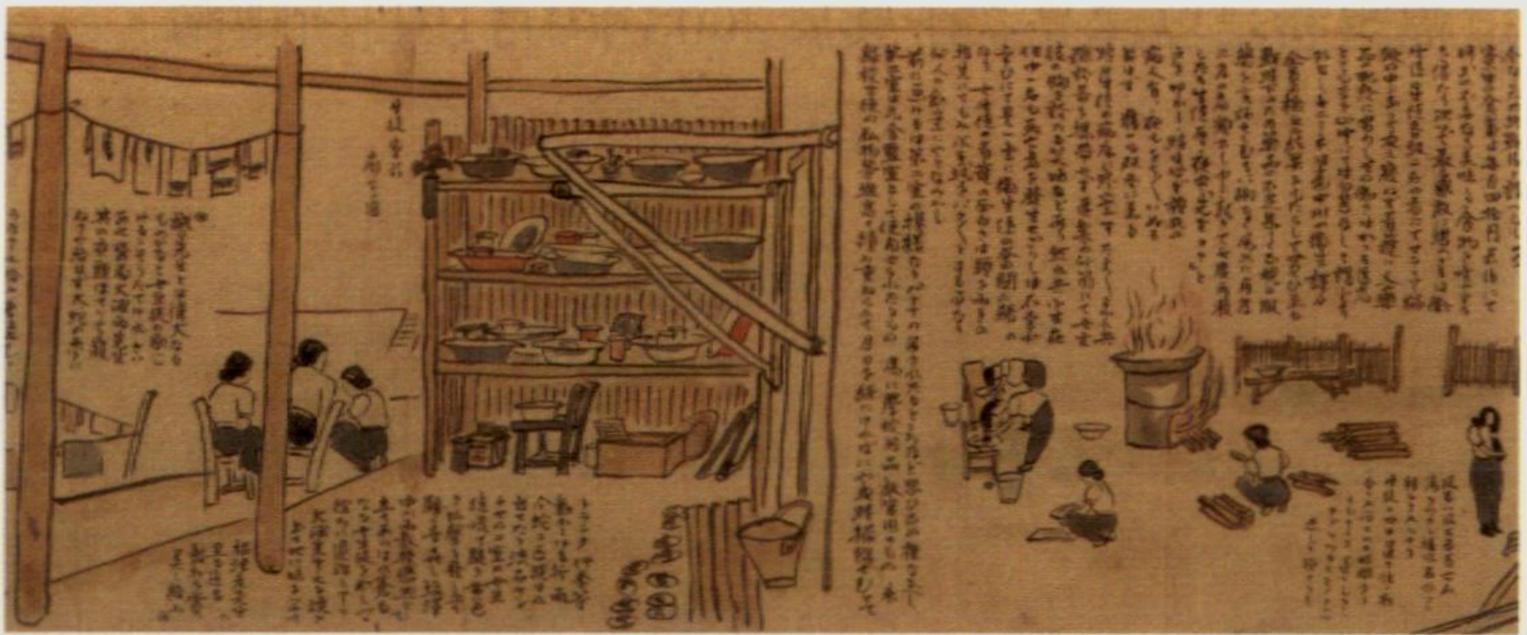


尚友古人（九九峰文化社與塩澤亮）
《從臺中双冬疏開學校到內地地復員》繪卷的邂逅

上圖：戰敗內地復原師生踏上歸途之際回眸一瞥所見火炎山。

中圖：双冬遠瞰。

下圖：學生生活1



上圖：學生生活2。

中圖：教學與工藝作品1。

下圖：教學與工藝作品2。

驀見櫥櫃中繪卷裡的火炎山、鐵線橋、老鰻潭、香蕉園、糖廊、菜圃、竹管屋、竹藝品等，都是4年來九九峰文化社健行時所熟悉的景像，深深吸引筆者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張弘毅教授導覽中得知，這幅繪卷已經由真理大學張良澤教授翻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2006年12月出版。隨即在臺灣文獻館借到這本書，一幅一幅仔細欣賞閱讀。全幅繪卷高21公分、長14.27公尺，是作者於1946年4月8日復員回到日本故鄉—仙台，等待新職務，空閒了一個月中，憑著記憶所作。

塩澤亮生於1904年（明治37）日本仙台，1932年（昭和7）舉家來臺，任職臺北師範學校教授。時值日本侵華，更擴大佔領南洋。1941年（昭和16）日軍偷襲夏威夷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導致美國對日宣戰，美軍攻勢凌厲，於1945年（昭和20）1月登陸菲律賓，美國軍機連續轟炸臺灣重要設施。3月，美軍登陸沖繩，5月美機對臺灣轟炸越形激烈，臺北、基隆、新竹、嘉義、臺南、高雄等城市遭嚴重空襲。當時，學生總動員，凡內地人、臺灣人中學三年級以上，年滿17歲以上男子，甚至年輕老師都被徵召當兵。至於女學生們則被付予教育下一代重責大任，臺北師範學校豫科女子部，遂於6月3日疏開到臺中州双冬。當時，女子部長森田風評不佳，不被同僚信賴，疏開工作不順利，大浦校長遂透過

關係，於7月5日讓人在宜蘭牛鬥部隊的塩澤教授獲得解除召集令，於7月10日趕抵双冬就任女子部長。

塩澤教授一到双冬，面臨的危機是，長途而來的253名學生，因雨天淋溼，又得上山檢柴火，遭受風寒，加上蚊子肆虐，防範不周。之前已有許多學生因頻頻進出潮濕陰森的防空壕，被瘧蚊叮咬而染上瘧疾。此時，除了3位學生，其他都曾罹患瘧疾，發作次數1-7次不等，都靠彼此互相照顧。但病情嚴重者有80多名，學生病室無容足之處，滿目慘澹景象，學生意氣沮喪。經過塩澤先生與其他老師們的努力，澈底進行掛蚊帳、燒藥草燻蚊蟲、入夜禁止到戶外等防蚊措施，另一方面獲得駐紮草屯的飛行第8師團誠部隊軍醫，給予藥物、醫療與保健支援。總算化解危機，儘管如此，還是有3名學生病逝。

8月1日開始上課，雖然8月14日就由菅井巡查口中聽說「天皇陛下」廣播大詔，15日，學生林日律子母親趕到，帶來新聞號外，才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等候遣送回國。12月1-7日，將學生們依居住地方分組分批，用卡車送到彰化轉乘火車全部撤完。這段時間加緊趕課，讓學生們完成課程，授予教員許可證。學生們則自力生活，種菜、養禽畜、捕魚、採草藥、遠足、做工藝品、星座觀察研究等活動。也曾到草屯部隊勞軍晚會表演；塩澤教授的弟弟替學生看病，用竹管代替聽診器

在學生胸前聽診好笑的一幕；塩澤老師在學生們尖聲驚叫的儲藏室裡打死兩條雨傘節，大浦老師剝蛇皮烤熟吃掉，當晚發燒夢見大蛇，而東條老師在碗碟做記號，害怕用到盛蛇的碗碟等趣事，都在繪卷裡一一活現。

繪卷後段描述淪為「日僑」，等待遣返的紊亂緊張生活。一家7口幾經波折，和舅父、親戚3個家庭集合到新營岸內鹽水港製糖會社，結伴等待遣返日本，沿路看到彰化、嘉義的廢墟，50年的苦心經營，一朝化為灰燼，慘不忍睹。大學教授和敕任官夫人也在路邊鋪草蓆賣舊傢俱，少女也在路邊賣手工製的太鼓饅頭、手捲或香煙，連小孩子也在賣蔬菜。一接獲歸國命令，急忙打包行李，除了規定准許攜帶的盥洗用品、寢具、衣服、炊具、日用品外，賣掉其他所有家當物品，就連心愛的圖書也以40元一斤賣掉。

在高雄港碼頭排列接受一關一關的檢查、盤問，3月31日啟航，4月5日抵達鹿耳島港，8日回到仙台。想當年塩澤教授舉家來臺的豪情壯志，結果在臺12年之後，狼狽返鄉。船近日本遙遙望見的是櫻島噴火之景，回顧前塵，「時序已是四月，但北國的嚴冬好像等了很久似地，一股腦兒向我們的身體猛撲過來」。世事難料，塩澤教授怎麼會想到，160年前薩摩武士躊躇南向

的雄心壯志³，如今在他眼前灰飛煙滅了，甚至舉國陷於淪亡的危境，難怪回鄉的他第一感是嚴冬襲身。

2010年6月27日，是「九九峰文化社」成立8年來第200次九九峰健行活動，社友們再次提議各自寫作輯印專輯留念，大夥都以美術作品為主。筆者想起日前所看到60年前塩澤教授帶著253名師範生，在九九峰下的雙冬公學校裡生活的繪卷，一時興起，撰寫本文分享塩澤教授繪卷與九九峰文化社一甲子邂逅，也想藉此與讀友們分享筆者退休生活裡的偶遇與心情。

（李西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組長）



塩澤亮先生教學日誌繪卷捐贈（資料來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3 日本明治維新，西南四藩中的薩摩，以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為首強力主導的領土擴佔野心，70年之間一連發動臺灣牡丹社事件（1874；清·同治13）、兼併琉球國（1879；清·光緒5）、甲午戰爭取得臺灣（1895；清·光緒21）、日露戰爭取得樺太（1905；明治31）、合併朝鮮半島（1910；明治43）、扶植中國滿州國（1931；民國20）、中日交戰（1937；民國26年）、美日太平洋戰爭（1941；民國31）等。

臺灣文獻 別冊

35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發行人 / 林金田

編輯委員 / 吳學明 林美容 林呈蓉 林金田
林文龍 陳國棟 陳文添 黃富三
黃秀政 溫振華 歐素瑛 劉澤民
戴寶村 (按姓氏筆劃排列)

總編輯 / 歐素瑛

主編 / 李西勳

編輯 /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蕭淑薇

封面題字 / 林美蘭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4號

電話 / 049 - 2316881 - 407(分機)

傳真 / 049 - 2329649

郵撥帳號 / 21271761

戶名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 / ljtz@mail.th.gov.tw

印刷者 / 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仙傳揚揚精華に
 ありては電報收伝書
 小雲外作業に従事す
 久れ其昭和廿一年一月二日頃
 以島上陸して東島島
 麓麓日熾死して極々重受
 死後は強と現のしし、清誠さる
 當時過、在森其の大陽誠之
 又は居宅を移す事二度及二度
 敷子運ま祀りて家ま焼かれしと云
 月に至りて隊に照り後の全動員を計
 行りの各人之間は本中田は三二年に
 全端十七歳以上の男子を現役
 入する事、信定之入隊を試験も結
 上りて此大施し界門塾学校の入忠計
 名表を考へて、三月廿二日廿日
 即して一斉に興行して、其を宣施
 其也は特別に、清誠と命を
 其は、一三八三部隊の支部に
 師長、一三八三部隊に、應召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附贈，
 若單獨購買，每冊定價40元整